

文學之謂體適能：在女兒降生之前的《女兒》書寫

潘怡帆

巴黎第十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駱以軍的《女兒》反覆宣稱這是一個製造女兒的「美少女夢工廠」計畫。所謂計畫，指的是作品製造之前所擬定的方案或程序，換言之，真正的作品尚未開始、有待執行。而聲稱為計畫的作品也暗示著真正作品的既未開始當然也未完成的狀態。然而，《女兒》的出版同時使得它不再僅止於作品計畫，而已是成品。這個「已完成」的狀態顯然矛盾於它一再自我形塑為計畫的宣稱，基於這樣的困惑，「文學如何可能思考尚未降生之物」便成為分析此作品的焦點。本文計畫以三個主要方向，作品的內容、操作與指涉，嘗試回應駱以軍作品中所提出的這一文學難題。然而作品內容旨在為小說理出一條貫通所有龐雜故事的劇情大綱，而在擴增從這些故事群當中可能滋長出來的新細節與其意義；作品操作並非企圖以理論觀點思考此部作品，而是《女兒》如何可能重新頒訂文學的律法；作品的指涉不指向它與作者現實背景間的對照與較真，而指向作品如何作為未來的預先在場使未來可感，由此，文學研究同時是指向對未來的探究。並且進一步，從上述三個方向所構成的思考路徑來說明文學正是在如此迂迴的反覆運動中，才得以展現其自身的體、適、能，即以作品（書）具「體」，因虛構「適」移（差異的詮釋與觀點），並以此二者造就未來可能性之潛「能」。

關鍵字：文學、虛構、未來、預言、創造